

孙子的战术思想

一、武装

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人类会制造工具，使用工具，去增进社会生活，而其他的动物却没有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本领。从人类开始制造工具那一天起，世界上的动物就分了家，会制造工具的，过着复杂的进步的上等生活，不会制造工具的，过着简单的落伍的下等生活。上等生活，是人类的生活，下等生活，是禽兽的非人类生活。

从这里可以知道，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别的动物，征服别的动物，就是因人类有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本领。这种本领，就是人类所独有的战术。

战争是人类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，要生活，就离不开战争。会制造工具的上等动物和不会制造工具的下等动物打仗，结果，会制造工具的战胜了，不会制造工具的战败了，胜败的关键是「会」与「不会」。可是，人类自相残杀的战争，便不同了。这一群人会制造工具，使用工具；那一群人也会制造工具，使用工具。胜败的关键，不再是「会不会」的问题，而是「好不好」的问题，「多不多」的问题。人与人的战争，双方都是用武器的，如果人的本领是相同的，谁的武器好，谁就占上风；如果武器是相同的，谁的武艺好，谁就占上风；如果武器和使用武器的武艺也是相同的，那一边的人多武器多，那一边就占上风。「会不会」的问题也有发生的时候，那便是新武器和新战术的出现。

孙子的战争观念是很广泛的，战场上的互相砍杀是战争，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是战争，政治上的钩心鬭角也是战争。因此，他的战术思想，范围也很广泛。他所提出的战术原则，有一部份不仅适用于武力战，也同样适用于攻心伐谋的政治战和外交战。他所说的战争准备，也不单是武装军队，而是武装全体国民，武装整个国家。

人既然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动物，在战争上，战鬭员的智力和体力，精神力和物质力，都是决定胜负的要素。在实行武力战的时节，物质的力量是更加重要的。孙子说：「凡用兵之法，驰车千驷，革车千乘，带甲十万。」他为什么不提到作战的人呢？因为人只是战争的起码条件，有了人，还得加上大量驰车、革车、盔甲之类的装备，还得带着大批弓、矢、戟、盾、矛、橈之类的武器，才像一支军队，才能和全副武装的敌人交战。在孙子看来，武器和装备的齐全，实在是作战的先决条件。

武器和装备是战术的基础，有什么样的武器和装备，就有运用这种武装并使这种武装发挥高度效能的战术。新式武器产生了新型军队，新型军队创造了新式战术。军队的组织是跟着武装变的，战争的艺术是跟着军队的组织变的；换句话说武器决定战术。

二、地形

除了武装，决定战术的另一个因素，就是地形。有什么武装，就有使用这种武装的战术；在什么地方打仗，也有最适于这个地方的打法。武器是各式各样的，地形是各式各样的，战术也是各式各样的。

孙子特别重视地形对于战争的影响，把地利列为国防力量的五大要素之一。他费了很多工夫去研究军事地理，在孙子兵法中，几乎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地形的分析、说明和利用的。

在「地形」篇里，他以自然地理为基础，把地形分为六种：

（一）我可以去，他也可以来的，叫作「通形」。应先占领高燥朝阳的有利地带，使补给线畅通，以便作战。

（二）去时容易，来时难的，叫作「挂形」。应当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一举将敌人击破。如果敌人戒备很严，前进打不胜，后退退不回，是很危险的。

（三）我出去没有好处，他出去也没有好处的，叫做「支」形。在这里敌人引诱我们，我们千万不要出来，应当假装撤退，等敌人出来一半的时候，再打击他。

（四）两边高，中间凹的，叫做「隘」形。我军先占领的时候，必须将整个通道全部控制，阻止敌人前进，若是敌军先占领了，无隙可乘，就不要前进；有隙可乘，就开进去占领几个据点，再作计议。

（五）山溪掩映，崎岖难行的，叫做「险形」。我军先占领的时候，必须驻扎在高燥朝阳的有利地带，等待敌人；若敌军先占领了，我军应当自行撤退，不可仰攻。

（六）敌我两军离得很远，而双方又势均力敌的，叫做「远形」。远形是不利于进攻的。

在九地篇里，他又以敌我两军与地形相互关系为着眼点，把战场形势分为九种，这种种形势是可以改变的。

（一）在本国境内作战的，叫作「散地」。散地作战只可采取攻势，用坚壁清野的方法消耗敌人，等他们衰弱混乱的时候，再打击他们。

（二）侵入敌境尚未深入的，叫作「轻地」。应继续前进，继续深入，不可休息。

(三) 我得到也有利，敌得到也有利的，叫做「争地」。取「争地」不可攻坚城，必须作迂回的办法，避重就轻，兼程并进，赶快到达目的地。

(四) 我也可以去，他也可以来的，叫作「交地」。交通要道，不要封锁，暗中设下埋伏，诱敌深入，等到敌军通过的时候，伏兵四起，出其不意，用奇袭的方式打败他。

(五) 和我国是邻居，和敌人也是邻居的国家，四通八达的，叫做「衢地」。衢地必须用外交手腕，和它成立联合阵线。

(六) 深入敌国心脏作战的，叫做「重地」。在敌国作战，交通线太长了，物质的补给很困虽，必须尽量利用敌国的一切资源，实行以战养战。

(七) 凡是丘陵、森林、湖沼等难行的地带，叫作「圯地」。圯地必须赶快通过，不可停留。

(八) 前进的道路很狭小，后退的道路很弯曲，敌人可以以寡击众的，叫作「围地」。在围地作战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攻。

(九) 赶快打还有胜利的可能，不赶快打就要灭亡的地方，叫作「死地」。死地必须破釜沉舟，孤注一掷，作殊死战，杀出一条生路。

在行军篇里，孙子更具体地指出了山地战、河川战、湖沼战、平原战、森林战的战术原则。

(一) 在山地行军，宿营地必须靠近溪谷，居高临下，选择有水有草物产丰富的地方。因为军队有一种好高而恶下，贵阳而贱阴的特性，所以遇到丘陵和堤防，必须驻扎在太阳光芒照射到的地方；右面最好靠近高地，取得依托。敌人若在高头，不要爬上去仰攻，仰攻是很吃亏的。

(二) 在河川地带行军，渡过了河，要离河远一点再宿营。宿营地也要选择地势高燥，容易找到饮水的地方。敌人过河来攻，不要到水里去迎击，等他们渡过一半，还没有站住脚的时候，就赶快向他们猛烈进攻。即令是求敌作战，也不可到河边去迎接他。敌军发现我们在这儿严阵以待，他们就不肯渡河了。

(三) 潮湿低下的盐碱地和沼泽地带，是荒凉的不毛之地，最不适于居住，大军通过这些地方，必须快地走，不可停留。若是在盐碱或沼泽地打仗的话，也要依水傍草，找林木丛茂的所在构筑阵地。有草的地方，水大概是甜的；有树的地方，比较干燥一点，人马容易生活。

(四) 在平原行军，应驻扎在平平坦坦容易运动的地方，右手最好能靠着高地，取得依托，免得被敌军两面夹攻。如果在平原上能够找到一个小丘陵似的斜坡，

在斜坡上安营下寨，前低后高，视线广阔。敌人若从正面仰攻，必很费力；我军若迎击敌人，就占到居高临下滚水走石的便利了。

（五）在森林地带行军，有丘陵重叠、草深树茂、芦苇丛生、不见天日的地方，就是敌军隐匿，敌探躲藏的地方，必须细细地反覆地搜索，严密地警戒，以免遭受敌军的袭击。没有一点儿风，而树木忽然由远而近地摇动起来，就是敌人斩荆披棘来攻的征候。敌军周围草木苍茂，层峦叠翠，障碍重重的，就是敌人虚张声势、肴乱耳目、掩蔽真象的征候。鸟本来是低低地慢慢地飞时，忽然高飞起来，就是下面有伏兵的征候，山林草木里面，野兽们忽然狼奔豕突地乱跑乱逃，就是敌军在草木掩蔽之下来袭的征候。遇到了这种情况，必须箭上弦，刀出鞘，准备予来击者以打击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

孙子说：“地形是军队的助手。料敌制胜，计较地形的险厄远近而支配兵力，是上将的重大任务。明了敌情地形而指挥军队作战的，一定打胜；不明了敌情和地形而指挥军队作战的，一定打败仗。”

地形的重要性，和它对于战略战术的影响，用不着再说了。

三、筑城

城堡是农业封建社会的产物，在社会生产技术还停滞在小手工业的阶段，筑城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有效办法。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，既没有天然的险要形势作为防卫的凭借，只好用人力去改变地形，挖壕筑城，制造险要了。

筑城是国防建设中很重要的一环，孙子的战术思想虽然在偏重攻势作战那一方面，他对于防御的工作，也没有忽略。防御工作是攻势作战的基础，要是连防御的准备都没有，就冒昧地向敌人发动攻势，那是很危险的。孙子说：“历史上善于作战的伟大将帅，都是先努力造成不可胜的形势，去等待敌人可胜的形势。不可胜的形势，是要自己去创造，去争取的；可胜的弱点，在敌人那一方面，暴露出来以后，才能不夫时机地去把握它。”他又说明，“不可胜就取守势，可胜就取攻势。所以取守势，是因为兵力不足；所以取攻势，是因为兵力有余。在兵力不足的时候，最好是把壕沟挖得深深的，把堡垒筑得高高的，谨防强大的敌人来攻。所谓「藏于九地之下」，意思是把地面下的泥土挖掘出来，筑成很高的城堡，人藏在壕沟里挖出的泥土所筑成的城堡里防守，就像是藏在很深的地面下一样，是很安全，很巩固的。”

筑城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，要消耗很多的人力，很多的器材，很多的时间，如果没有十分必要的话，谁也不肯做这种冤枉事。因为好逸恶劳，正是人之常情。然而在作战的时候，好逸恶劳是不行的。把局势看得太乐观了，把敌人的战鬪力估计得太低了，往往会造成悲惨的结局。孙子曾经向懒惰的、乐观的、轻敌的将帅们提出严重的警告：“你不要仗恃敌人不会来呀，我们准备好防御的工事等待着他，

才是最可靠的；你不要仗恃敌人不会向我进攻呀，相信我们自己所做的使敌人认为不可攻的防御工事罢！”

孙子不但注重平时的筑城，而且注重战时的筑城。城堡是人民和军队的甲壳，只要安全受到威胁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建筑的。

有一次，吴王问孙子说：“我若是率领大军深入重地，越过的城市很多，补给线被断绝了。想回去又回不去，想就地征集粮草，保全实力，怎么办呢？”孙子说：“在敌国腹地作战，士兵们必然很勇敢，不怕死，后方运输线不通的时节，就要实行就地征发的办法，以供给军队的需要。部下得到粮食布疋，一律缴给长官，缴得多的有赏，这样士兵就不想家了。若想归还出险的话，必须严加戒备，挖深沟，筑高垒，表示出准备久守的样子，另一方面，却暗暗地把交通道上的障碍扫除了，然后驾着轻快的战车在道上飞驰，把尘埃扬起来，遮蔽敌人的视线，并且故意遗弃一些牛马引诱敌人，敌人若是出来跟踪追击，就秘密地设下伏兵，约定日期，内外夹攻，敌人的失败，老早就未卜先知了。”

吴王又问孙子道：“假使我们的队伍侵入敌境，敌人强大的兵力蜂涌而至，将我们重重叠叠地包围起来，想突围而出，四面又阻塞得水泄不通，要想激励全体将士们，使他们拼命突圈，怎么办呢？”孙子说：“深沟高垒，表示准备死守，不要慌张，不要乱动，把我们的能力掩蔽得好好地。然后告诉全体将士们，使他们晓得突围是万不得已的办法。于是把牛杀了，把车破开当柴烧了，使将士们饱餐一顿，剩下的粮食一齐烧光。接着把井填了，把炉灶平了，把头发剪了，把帽子抛了，把活着的念头根本打消。将帅是没有别的计策了，士兵们只有下最大的决心，和敌人死拼。于是大家磨刀的磨刀，整甲的整甲，或者集中力量突破一点，或者同时猛扑敌军的两翼，战鼓冬冬，杀声震天，吓得敌人丧胆落魄，手忙脚乱，张皇失措。然后分出一支精锐的队伍，赶快抄袭他们的后路。这叫作死中求生。所以说，被敌人围困而不想方法的，必定无路可走，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而不拼死作战的，必定陷于灭亡。”

从上面这两段话里，我们可以知道孙子在战地筑城的妙用，并不是等着挨打，而是欺骗敌人，以出其不意的手段，挽救被敌人歼灭的命运，并且以寡击众，使战争转败为胜。

孙子深知道筑城的好处，也深知攻城的害处。他说：“攻坚固的城会使兵力衰竭的。”因此，他不主张采取硬碰硬的手段攻城，他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策。在「谋攻」篇里，他说明攻城的方法，“整备橧楯、輶辘和其他攻城所必需器械，就需要三个月的时间，堆成攻城或观测用的名为「距堙」的土山，又需要三个月的时间，这大概就是所谓「动于九天之上」了。如果将帅们觉得这种堆山攻城的方法太笨，凭一时血气之勇，令士兵们前仆后继地像蚂蚁一股往上爬，死伤三分之一还攻不下来，这才是硬攻的灾害呢。”

攻城既然有这样大的灾害，孙子受了这种灾害的压迫，便想逃避攻城这一重难关。于时产生了一种不战而胜不攻而克的理想，他以为精通战争艺术的将帅，一定得有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不攻而拔人之城，不久战而毁人之国的本领，不然，他就不算是卓越的将帅。

然而攻城问题是不是就这样笼统含含糊糊地解决了呢？在「九变」篇里，孙子比较具体地提到了攻城问题，只说了一句「城有所不攻」，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孙子并没推翻攻城的原则，不过抛弃了一部分不必要进攻的城罢了。在「虚实」篇里，他更进一步地说明，攻必取的城，正是敌人没有设防的城市，或者说，我们进攻的地点，正是敌人防御力量最弱的地点。在这种条件之下，才能做到「攻而必取」，但问题还不是「不攻而取」。后面又补充了一句，说是善于进攻的，敌人不知道在那里防守；善于防守的，敌人不如道在那里进攻。攻的一方在千方百计地发现敌人的弱点，而防守的一方又在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弱点。如果棋逢敌手，要做到攻而必取的希望都是很渺茫的。

比较深刻一点的思想，倒是声东击西，在另一要点发动牵制攻势。孙子说：“我军打算求敌决战，敌人虽然高垒深沟，也不能不与我军交战，因为我军所进攻的地点，是敌人不能不救的要害啊！”“顾彼失此，当敌人转移兵力去保卫另一个致命伤的时候，遗留下来的高垒深沟，便可以乘虚而入。”

孙子的战术思想是相对的，是有条件的。攻而必取的条件是「敌所不守」，守而必固的条件是「敌所不攻」；优秀的将帅，必须碰到饭桶，才能不攻而取，不战而胜。

四、教育

高明的战术家，必须是精通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各种学问的博士。他先得认识时代，洞悉世界大势。他预见到一个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将要碰到什么样的敌人，预见到将要在什么地点和这个敌人发生战争，并且预见到战争的性质和他的前因后果。拿这些正确的远见作基础，战术家的脑子里便产生应付国家未来的灾难的方法，产生了一种足以转祸为福的战术思想。

特定的时间，特定的空间，特定的敌人，向国家要求组织一支使用特定武装的军队，而武装的种类和样式，又受着社会生产力的限制。人类所梦想的各种新奇的武器，往往使制造武器的军事技术家们束手无策。战术家无可奈何，不能不跟在军事技术家的后面跑。

战术是使用战鬪力于战场的战争艺术。战鬪力的发生和大小，又是由军队、武装和军队使用武装的技术来决定的。怎样使普通人民成为士兵，使士兵成为熟练的战鬪员，使各级军官成为优秀的战争领导者？只有教育才能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。

孙子认为战鬪力的根源，就是使人民和政府意识相同的「道」。要想使人民和政府的意识相同，思想一致，非从教育入手不可。教育应当使人民知道国家是可贵的，敌人是可恨的，并激动人民爱护祖国，仇视敌人的情绪，使他们知道谁是国家民族的敌人，然后人民才能团结一致接受政府的领导，服从政府的命令。如果不先把人民的头脑武装起来，要使人民热烈地参加军事组织，勇敢地和敌人拼命作战，是不可能的。

教育使人民相信政府，拥护政府，团结在政府的周围，政府的法令才行得通。政府的法令行得通，然后才能更进一步实行军事教育。所以孙子说：“政府法令平时能够雷厉风行去教育民众，民众自然会服从政府的法令；政府法令平时就行不通，而去教育民众，民众就不会服从了。”他并且说明平时令出必行的条件，是「与众相得」，这个「相得」，是互相需要的意思，政府需要训练民众，民众也需要受政府所施行的训练，工作一定是一往顺利，事半功倍。

孙子认为教育的实施是有次序有步骤的，军事训练必须与政治训练并重，军事训练应当由政治训练着手。谈理论的不可忘记了实践，讲实践的也不可忽略了理论。理论离开了实践，就成为无用的空谈，实践离开了理论，就成为盲目的行动。政治与军事互相渗透，理论与实践密切配合，才能发出不可战胜的力量，孙子说：「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」，便是这种教育精神的表现。

普通的士兵，只要有强壮的体魄，强烈的感情，强健的意志，善于使用武器，服从长官的命令也就够了。中下级军官们除了具备士兵的能力以外，还需要学习驾驶战车，使用笨重武器的技术，和带兵的方法，他们甚至还需学习一些粗浅的战争理论和基本战略战术，至于将帅，不但军事统率，战略战术，和大战学理，样样都必须精通，就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部门的学问，也不能不下工夫研究。因为统兵的元帅是「出则为将，入则为相」的，所以孙子讲到普通的战鬪兵，便问他们的战鬪力强不强；讲到军官佐，便问他们的技术熟练不熟练；讲到将帅，便问他们是不具有能。普通战鬪兵的武器是轻兵器，军官佐的武器是重兵器和士兵，而将帅的武器却是组织庞大的军队，没有丰富的智识，锐利的眼光，冷静的头脑，周密的思想，坚强的意志和统御的能力，是不能胜任的。

仁爱是孙子军队教育的出发点，祇有仁爱才能造成全军上下心理上的团结，一支团结得像铁石一样坚固的军队，一定能够以寡击众，以弱敌强。孙子以为将帅看待他们的军队像父母看待婴儿一样，他们的军队就可以和他们一齐去冒险犯难；将帅看待他们的军队像父母看待爱子一样，他们的军队就可以和他们同生共死。全军上下，能够同生死，共患难，便不愁打不胜了。

不可战胜的军队，一方面需要心理上的精诚团结，一方面需要有铁的纪律。孙子说：“爱护部下而不能约束部下，厚待部下而不能指挥部下，乱七八糟而不能加以组织，好像娇生惯养的儿子一样，这种队伍是不能用的。”他又说：“士兵们还

没有对长官发生好感和信仰的时候，就去惩罚他们，他们是不会心悦诚服的，不心悦诚服就难得指挥他们作战。如果士兵们对长官已经发生了好感和信仰，应当执行惩罚而不执行，这种队伍是不能用的。“精神训练的目的在于造成全军心理上的统一，军事训练的目的在于造成全军行动上的统一，在理论上既然知道应该怎样做，在行动上就必须切切实实地表现出来。没有表现或表现得不够是应当用惩罚的手段去鞭策他，使他跟上队伍。如果把军队比作一列火车，纪律就是轨道，假使有一个轮出了轨道，整列的车就会翻倒的。

军队教育的最高理想就是孙子所说的「齐勇若一」，大家要行动一齐行动，要休息一齐休息，虽然一支军队是成千成万各色各样的人组织而成的，可是活动起来却像一个人一样。因为教育已经把每一个士兵和每一个军官标准化了，并把许多的士兵和军官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战鬪体了。勇者不能独进，怯者不能独退，将帅们指挥这样的军队，好像一位大力士使用他自己的拳头。

五、选将

柏拉图曾经说过：“盖房子要请泥水匠，做鞋子要请鞋匠。”打仗是决定国家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，并不能玩把戏，所以应当选将。就是玩把戏，也要请魔术大家才玩得好。

战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，将帅是决定战争命运的，孙子说：“懂得用兵的将帅，是人民生命的操纵者，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，政府必须选择最有本领的人去干。“又说：”将帅是国家的辅助者，如果辅助得很周到，国家必定强大起来；如果辅助得处处都是漏洞，国家必定衰弱下去。那有人不希望自己祖国强大起来呢？那有人甘愿使自己祖国衰弱下去以至灭亡呢？“所以历史上英明伟大的政治领袖，都是礼贤下士，求才若渴，生怕盖房子的不是泥水匠，做鞋子的不是鞋匠，周文王必恭必敬地把姜太公请到车上，拖回朝中，拜为军师，称为尚父；刘备也不辞劳苦，三顾茅庐，去请诸葛亮出来，辅助他打天下，就是选将的例子。

不过，古来君主有些以为自己无限尊严，以为神圣天纵，喜欢滥用权威。孙子具体地指出来三件事，说君主足以造成军队很大的患害。

第一，君主不知道军队是不可以前进的，硬要他们前进；君主不知道军队是不可以退却的，硬要他们退却；这叫做「糜军。」

第二，君主不懂得军事，却干涉军事方面的事，于是军官佐士兵们的信心就丧失了。

第三，君主不懂得战略战术的运用，也担任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帅，军官佐士兵们就表示怀疑了。

俗话说，强将手下无弱兵。因为士兵们相信他们的总司令是打仗的好手，跟着总司令走必定万无一失，所以才能绝对服从命令，发挥伟大力量，战无不胜，如果士兵们知道他们的总司令是外行，他们自然不相信他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，自然不肯跟着总司令去跳火坑，白白地送掉性命。这样，总司令就令而不行，行而不动，动而不齐了。到了危险的时候，大家就随风转舵，各自逃命了。军队既惑且疑的结果，必定使士气瓦解，全军陷于混乱状态，把胜利送给敌人。

所以孙子说，将帅有才能，而君主又不骑在背上的，才能得到胜利。

作将帅的应当有些什么才能呢？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。打仗是鬪力的，可是要使军队的战鬪力发挥到最高点，却处处需要绞脑汗，需要鬪智。知彼如己，知天知地，都是绞脑汁的事情，而庞大的军队一举一动，都因为敌人的破坏，不能照自己的理想进行，各色各样真假难辨的情报，也要求将帅运用过人的智力去判断。至于大规模的战争，当总司令的，如果没有慧眼，便不能识破战机，捕捉战机，主宰战局。在有利的地点，以优势的兵力压倒敌人。实行速战速决，冲锋陷阵的勇将，并不难得；料敌制胜百不一失的智将，历史上却很少见。将帅必需先有了绝顶的聪明，其它的种种德性，才能圆满发展。孙子兵法是智慧的树所结的果实，不透明的珍珠，是中国的军事天才所不取的。

军事行动完全以利害为转移，有利就干，没有利就不干。所以孙子说：「兵形象水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」。除了利害，绝不应当受别种力量的影响，而决定军事行动。一个将领，应当知道「涂有所不由，军有所不击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争，君命有所不受」，只知道死守成规而不能随机应变的人，他所得到的，往往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胜利。可是胜利不是会自天而降的。有些君主，宁愿战争失败，却不允许将帅违背他的命令。

孙子说，将帅有五大危险，那五大危险呢？

第一是「必死可杀」，当将帅的为了表示他对于盟主的忠诚，很容易说出「不成功，便成仁」的话。其实，将帅是只许「成攻」不许「成仁」的，国家的命运都操在将帅手里，当然不能用个人的死去委卸战败的责任。将帅一成仁，全军的生命和国家的命脉，也就跟着断送了。

第二是「必生可虏」。战争是一件危险的事，将帅必须冒生命的危险去夺取胜利，如果贪生怕死，弄不好就会被敌人活捉的。

第三是「忿速可侮」。将帅的头脑应当冷到冰点以下。万不能意气用事，就忘记「利害」了。

第四是「帘洁可辱」。廉洁是将帅的美德，可是敌人骂你贪污，你也不要理他。

第五是「爱民可烦」。爱护民众也是应该的，可是绝不可为一小部分民众的利益去牺牲全体民众的利益。如果敌人用扰害民众的手段来刺激将帅，使他在不利的情况之下和敌人决战，也不能上他的当。

从这五件事可以知道，作将领的纵使信也有了，仁也有了，勇也有了，严也有了，如果智慧不够，仍然是一颗不透明的珍珠，卖不到上等价钱。

良将本来是不多见的，而能够认识良将的政治领袖更少，所以有了将才，还要有人来选；选上了，还要有人能用；用了，又要不掣他的肘，牵他的鼻子，使他能够独断专行，尽量表现他的才能。平时的将领，是不是战争的能手，只有到战时才见分晓。如果在战争中发现将帅能力薄弱，老打败仗，必须赶快撤换，另请高明，见得士兵「既惑且疑」，因疑而乱，困乱而崩，战争对于将帅的选择，比君主还要客观，还要确实。将帅的选择，平时要紧，战时更加要紧，君主如果老不撤换打败仗的将帅，敌人就毫不留情地去撤换懦弱无能的君主了。

人是战争的主宰，将帅又是人的主宰，孙子开口就说善战者如何如何，闭口又说善用兵者怎样怎样；既要「明主虑之，良将修之」；又劝「明主慎之，良将警之」。千言万语，无非为的「安国全军」，取得贱价的胜利啊！

六、战术

战术是用战鬪力来打仗的学术，离开了战鬪力，战术便没有基础。孙子以为战术是应当根据战鬪力的大小而决定的。他说：“用兵的方法，当战鬪力十倍于敌人的时候，就包围他；五倍于敌人的时候，就进攻他；两倍于敌人的时候，就分成两支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地打击他；势均力敌的时候，就竭力抗战；少于敌人的时候，就逃之夭夭，不和他决战；不若敌人的时候，就设法避免正面冲突，不要上他的圈套。战鬪力小的一方用硬碰硬的办法打仗，一定会被战鬪力大的一方活捉的。”

如果再把孙子的意思引申一下，可以分作三种情况来说：第一、是优势兵力的战术，必须用全力压迫敌人，以求速战速决。第二、是均势兵力的战术，必须争取决战地点和决战时间的优势，以博得胜利，可以速则速，可以久则久。第三、是劣势兵力的战术，必须保全实力，逃避决战，用拖的办法，取得一段时间，使劣势拖成均势，均势转为优势，再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。

速决主义支配着孙子的战术思想，要达到速决的目的，必须在战鬪力占优势的前提下采用闪电战术。闪电战术的必要条件是：（一）机先，（二）秘密，（三）奇袭，（四）制压，（五）机动；而孙子也说：（一）致人而不致于人，形之敌必从之，（二）难知如阴，（三）其势险，其节短，（四）其疾如风，动如雷霆。闪电战术这个名词虽然是德国最近才创造的，若论起思想来，孙子实在是闪电战术的鼻祖。

在这里，我不能够将孙子的战术思想全盘地加以论列，因为篇幅的限制，只好把它归纳为「攻守」、「奇正」、「虚实」、「分合」四项，很概括地介绍一下：

打仗的姿势是很多的，而最基本的姿势有两种：一是攻势，一是守势。

通常都是力量较强的一方，采取攻击手段，打算一拳把敌人打翻，得到最终的胜利。而力量较弱的一方，或者是因為援兵還沒有趕到，或者是打算消耗敵人的兵力，或者是等待敵國內部醞釀政變，或者是時間空間不利於進行決戰，不能採取攻勢。照孫子的意見，採取守勢的目的是「不可勝」，只要使敵人打不勝，目的就達到了；採取攻勢的目的是「可勝」，是取得戰爭的勝利，把敵人打得不能翻身。

不過，所謂「攻」「守」是有條件的，有因果關係的。在甲地採取守勢的，也許是為的節約兵力，好在乙地發動攻勢；在這個地方發動攻勢的，也許是為的牽制敵人的兵力，使別個地方的防禦更加鞏固。就時間來說，當敵人氣勢正盛銳不可當的時候，不妨暫時採取守勢作戰，等到自己力量充實了，再反過手來進攻敵人；假如力量許可的話，先用攻勢挫折了敵人的銳氣，以攻為守，也是合理的。所以攻擊有「陽攻」，有「本攻」；防禦也有「警戒障地」和「本防禦障地」。可以「以攻為守」，也可以「以守為攻」。

講到打仗時的攻擊和防禦，便不能不講軍隊的奇正。

「奇兵」和「正兵」是老名詞，用現代的術語來說，正兵就是第一線兵力，奇兵就是預備隊。

我們細細研究了關於孫子奇正的理論，可知他的戰術思想，受黃帝的大臣風后所著「握奇經」的影響很大。凡是學過戰術的軍人，都知道預備隊的掌握是如何的重要，孫子所說的奇兵，妙就妙在一個「握」字。「握奇」就是把預備隊握在手掌心裏，必先「握奇」，然後才能「出奇」。

孫子說：「三軍之眾，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，奇正是也。」又說：「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」又說：「戰勢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也。」正兵和奇兵好此一個人的兩隻拳頭，指揮官運用奇兵正兵戰勝敵人，正和一位拳術家揮舞他的兩隻拳頭打倒他的對手一樣。當敵人來攻的時候，我們就派遣一支軍隊抵擋他，等到有機可乘的時候，再拿出預備隊來對準敵人的要害，給他猛烈的打擊，出奇制勝。

奇正是相對的說法，假如第一線的是正兵，那末預備隊就是奇兵，預備隊拿出去以後，就成為正兵了。通常預備隊的縱深是很大的，有第二線、第三線、第四線……預備隊的區別。預備隊開到前線，原來在第一線作戰的隊伍就回到後方休息，整理補充，變成預備隊。正如拳術家把左拳打出去，右拳便收回來，右拳打出去，左拳便收回來，一奇一正，一正一奇，奇而復正，正而復奇。所以孫子說：「善

出奇者，無窮如大地，不竭如江海。終而復始，日月是也；死而更生，四時是也。……奇正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，孰能窮之哉？」

打仗的要訣是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」，能夠當敵人不意的時候，突出奇兵打擊敵人無備的地點，一定可以取勝。但「不意」與「無備」，都是敵人兵力薄弱空虛的所在，因此，打仗便離不開「虛實」，不知虛實，便不知道攻守，更無法運用奇正。

孫子把軍隊比作水，水是避高趨下的，軍隊必須避實擊虛。

在「虛實」篇裡，孫子更有非常精彩的理論。他所說的：「出其所不趨，趨其所不意；」「不趨」、「不意」就是虛。他所說的：「行千里而不勞者，行於無人之地也；」「無人之地」就是虛。他所說的：「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；」「不守」、「不攻」也是虛。他所說的：「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，善守者，敵不知其所攻；」「不知其所守」與「不知其所攻」，結果必虛。明瞭敵人的虛實是用兵的先決條件，虛實明瞭以後，才能避實擊虛，才能做到「兵之所加，如以礮投卵」一樣。

打仗的心理往往是極端矛盾的，比方說，關於敵人的虛實，要做到沒有一點兒不知道，而自己的行動，則希望敵人連一點兒也不知道，所以一方面要組織情報網，實行偵察；另一方面又要盡量用偽裝隱蔽的方法掩護自己，欺騙敵人。前者是要敵人現出原形，後者是使敵人看不見自己的真相，也就是孫子所說的：「形人而我無形」，做到這一點，我們可以集中力量打壓敵人，敵人不知道我們要打擊他那一點，不能不分散力量，多方設防。

假如雙方兵力相等，我們因為知道敵人的虛實，便把力量集中到一處去打擊他，敵人不知道我們的虛實，就分為十處設防，結果我們以十倍的兵力去攻擊他，所以在決戰的時候，卻是我眾敵寡。歷史上的偉大將帥，往往運用這種戰法，以寡擊眾，這種戰法，現在叫做「決戰點的優勢」。

孫子對於這種戰法，確立了千古不變的法則。他以為我們所選定的決戰地點必須保守秘密，敵人既不知道在何處決戰，一定處處防備，這樣一來，我們在決戰時候所面對著的敵人就大大減少了。他又具體地說明：「備前則後寡，備後則前寡，備左則右寡，備右則左寡，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。」並揭示了一項重要的原理；處處防備敵人進攻的，雖眾亦寡；能夠集中力量選擇有利地點進攻敵人，使敵人防備自己的雖寡亦眾。

在客觀方面，兵力多的一方，並不一定得到勝利；反之，從客觀方面，兵少的一方，憑藉著主觀的努力，取得決戰點的優勢，一樣可以擊敗強大的敵人。孫子說：「知戰之地，知戰之日，則可千里而會戰；不知戰地，不知戰日，則左不能救

右，右不能救左，前不能救後，後不能救前，而況遠者數十里，近者數里乎！」預先決定會戰的地點和時間是爭取決戰點優勢的基本條件，而決定有利的地點和時間，準備決戰，並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必須指揮官正確地了解敵人的虛實，用智慧的眼識破戰機，用敏捷的手把握戰機，歸根結底，問題的關鍵還是在遣將。所以孫子說：“依我看來，越國的兵雖多，對於取勝有什麼好處呢？”

如何在決戰地點和決戰時間做成敵人的「虛」與自己的「實」，完全是兵力的分合問題。孫子在二千四百年前說出「分合為變」四個字，真是兵學界的大發現。凡是歷史上的名將，沒有不懂得分合原理的；只要善於運用分合原理於戰場上的，都可以成為歷史上的名將。

兵力的分合生出奇正，生出虛實。把奇兵握在手心裡，是分；出奇兵以擊破敵人，是合；分則虛，合則實。如果敵人可能進攻的地點有五處，卻把兵力集中起來防守一處，這一處固然實了，其餘四處必定異常空虛。聰明的人，當然不肯這樣幹。奇正、虛實、分合本來是哲學性的問題，打仗的好手對於奇正、虛實、分合的變化，應細心揣摩，善於運用。當分就分，當合就合；分而能合，合而能分；為分而合，為合而分；分合得妙，才能取勝。

分合也有很多的種類，例如把軍隊分為第一線作戰部隊，是前後的分，把戰線分為正面和兩翼，是左右的分；現在的空軍、陸軍和海軍，是上下的分。預備隊加入前線作戰，是前後的合，軍隊的幾路分進合擊，是左右的合；空、海、陸軍協同作戰，是上下的合。

現代的戰爭，不只是兵力的分合問題，而是整個國力的大分合。戰鬥力的物質力與情神力、技術力是分，國家這架戰爭機器中的政治組織、外交組織、經濟組織、文化組織、軍事組織也是分，但打起仗來，即要使政治、外交、經濟、文化等統統和軍事行動密切配合，實行國家總動員，並且要和利害相同的國家成立聯合陣線，分合的寬度、深度、密度、隨著科學的進步，已經發展到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的階段。而孫子早就提出「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」的原則，足見他已經分合到敵人的心裡了。

偉大的將帥，打起仗來有些神妙莫測的，他能夠化腐臭為神奇，轉敗為勝，死中求生。所以研究戰術的人，都稱打仗的方法為「戰爭的藝術」，孫子所說的「微乎微乎，至於無形；神乎神乎，至於無聲」，就是戰爭藝術的最好注腳。